

中国接待百位外国政要纪实



宾席的贴金彩绘、景泰蓝珐琅、汉龙雕刻等,使专机楼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工作人员也穿上了带有北京奥运会标志的制服。

在专机楼的停机坪,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架专机刚刚停稳,另一架专机随即开始降落。8月7日,也就是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也是首都国际机场最为繁忙的一天。据悉,这一天总共有超过5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王室成员等国际贵宾陆续抵京。据了解,北京还是第一次如此密集地接待外国政要来访。

外国政要的密集抵达,对中方的接待工作是一个考验。8月7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斯洛伐克总统伊万·加什帕罗维奇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的专机几乎是同时抵达。这让同时负责迎接他们的中国政府代表、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应接不暇。在迎接加什帕罗维奇后,姜力就连忙一路小跑,赶往相隔百米之遥的巴基耶夫的专机前迎接。

直径7米大圆桌宴客

8月8日中午12点,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夫

人刘永清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招待出席第29届奥运会的各国政要和贵宾。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东西长超过100米,南北宽近80米,高15米,面积7000多平方米,可以举行5000人的宴会或1万人的酒会,其风格大气、金碧辉煌,装饰颇具中国民族特色。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是我国经常举行盛大国宴和国庆招待会的场所,它见证了许多重要和激动人心的时刻。2006年11月4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圆桌会议就在这里举行。那一次,中国领导人和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这里,举行了中非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中非领导人峰会,使中非多方位合作迈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同时也确立了中非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次为了迎接各国政要和贵宾,有关部门对宴会厅进行了布置,着重突出是隆重和新意。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厅中央摆放了9张直径7米的大圆桌,每张圆桌以中国传统名花命名,比如牡丹、茉莉、兰花、月季、杜鹃、荷花、桂花、芍药,每张桌子安排了30个左右的座位,因为据此前统计会有近300人参加本次欢迎宴会。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大厅两侧布置有5个

冰雕福娃,在餐桌的后区安排了乐队,到时会演奏一些中外民族乐曲为宴会营造氛围。

记者在此前参观宴会厅的过程中发现,宴会厅的翻译服务非常周到。在前往宴会厅的路上、洗手间门口,都使用了中英法三种文字做标识。每位与会嘉宾座位上都有同传器,可以用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来收听胡主席的欢迎致辞。

除此之外,每个圆桌都配备了8名外语翻译,帮助各贵宾们进行交流。据说,此次中国外交部派出了超过140人的翻译队伍为这次宴请服务。记者的感觉是,为了这次隆重、盛大的宴会,相关部门的准备工作细致、周到,每个细节都力求尽善尽美。

迎宾厅摆8件国宝

为了筹备这次奥运会迎宾活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从今年两会之后就开始了装修,一直持续到7月底。现在的北大厅跟装修之前相比,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大厅的四壁和中央的四根立柱都采用了米色大理石贴面,在南北两边墙壁上增加了牡丹、荷花等大理石花卉浮雕装饰,大厅立柱和房梁连接的地方,则装

饰了中国古代建筑上才有的花纹。大厅的照明系统也重新进行了布置和调试,灯光全部打开后,整个大厅灯火通明,显得分外庄重大方。

最引人注目是在北大厅南面的大门处竖立起一件巨幅的苏绣屏,这幅苏绣长约30米,高约8米,描绘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从远处看,苏绣屏风好似一幅油画,走到近处才能辨认出这是一幅做工精美的苏绣作品。

据大会堂管理人员向记者介绍,苏绣屏风实际上是分成了面积相等的两半,平时启动电动装置,屏风会分成两个部分隐藏在墙体里,需要的时候,苏绣屏风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很快完成拼接,成为大厅的背景板。

这次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首先从大会堂北大门进入东大厅,等所有贵宾都到齐之后,他们在北大厅里与胡锦涛主席夫妇在苏绣屏风前握手问候,然后进入西大厅。

为了这次迎宾活动,东大厅和西大厅也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在西大厅,有关部门专门从北京和中国各地的著名博物馆里调来了8件国宝级文物,供各国贵宾欣赏,其中包括元代景德镇的观音瓷像、明代的青花瓷、明三陵出土的金丝皇冠、乾隆时期的珐琅器香炉等。

据新华社

核心提示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世界上近百名政要纷纷来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为接待这些政要,做了大量周密而细致的工作,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评价。在这期间,记者兵分几路,一直关注接待工作的现场和幕后。

部长一路小跑接外宾

奥运会开幕前几天,首都国际机场的专机楼,红旗迎风招展。记者在现场看到,一面五星红旗和奥运五环旗帜竖立在专机楼前的广场,迎接着每一个到来的贵宾。在专机楼,中国元素和北京奥运会的标志随处可见。贵

尴尬新政策：农民工不愿成为城市人



核心提示

实行“迎接新市民工程”让广大农民工有机会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这对长期遭受社会歧视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项工程在湖北8个县市试点两年来,却遭遇意料之外的“尴尬”:许多农民工宁愿守着自己的农村户口,不愿意成为“城市人”。

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成为新市民

据记者了解,2006年,湖北在汉川、应城、石首、京山和潜江等8个县市试行“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这项工作最核心的就是为进城务工人员转换身份,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在城镇落户。

记者在相关文件中看到,文件规定可以在城镇落户的6种人条件相当严格。例如第四条:“在城镇投资入股,个人投资达10万元以上,合法经营1年以上,年盈利超过3万元的农村户籍劳动者。”这种要求很少有进城务工人员能达到。对此,湖北省劳动保障厅副巡视员周腊元表示,湖北进行这项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进城者必须“收入比较稳定,不会在城市出现‘贫民窟’现象”。

截至今年1月份,有10000多名已经进城

就业多年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成为新市民,并享受城镇市民待遇。武汉市政府评选表彰666名“优秀农民工”,并将他们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转为武汉新市民。

即便条件苛刻,据记者了解,在这些试点县市,还有相当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不愿意成为新市民,他们守着自己的农村户口不放,除了不愿意放弃土地外,不可转移的社会保障、流动性大等因素,也让他们不能安心“洗脚”进城。

尴尬一:社会保障不能转移

2007年初,作为试点城市之一的潜江市出台了扶持农民工的十项就业政策。然而,潜江市委常委、副市长段天玲表示,一些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并不愿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

她说,办理城市户口需要办理养老保险,而农民工绝大多数是流动就业,他们在不同的单位和地区之间频繁流动,相当一部分在城乡之间、在务农和打工之间反复流动,绝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一个城市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达到15年。而



农民工游走在城乡之间。资料图片

悦和宜昌市委常委、副市长胡家法等业内人士建议: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一个关系数亿人几十年养老的重大问题,亟待由中央政府做出周密论证,并制定全国统一的政策。他们认为,可以考虑建立全国联网的社会保险信息系统,每个农民工按身份证号码发放一个社会保险号,并随人走,费随人缴,使其社会保险能够在不同城市、不同单位间衔接。

尴尬二:农民工不愿放弃土地

荆州市劳动保障局局长万伦介绍说,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和公共建设步伐加快,城郊土地的价值不断高涨,一亩地的占用费从最初的几万、几十万涨到现在的上百万。如果农民工转成城市户口,就意味着丧失土地经营权,不仅享受不到政府补贴,与土地相关的所有实惠都要失去。

万伦说,我国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使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不是

城市居民,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当前单一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流转不活,农民工既不愿固守土地,又不愿舍弃手中土地经营权,他们将土地作为“退而谋生”的手段,总抱着“万一在城里混不下去,还可以回家务农”的想法。

尴尬三:技术水平低增大流动性

汉川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李学琦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康欣木业是汉川一家民营企业,主要进行木芯板的初级加工,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木头抬到机器上剥树皮,尽管每个月工资有1200元,但仍留不住工人。因为康欣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同样是体力劳动,农民工挑一天沙可以挣到70元,一个月做25天就超过了康欣的收入。因此,这家企业工人流动性极大。劳动强度高,报酬水平低,导致农民工打工稳定性偏低,他们稍不如意就可以辞职走人。

有关专家表示,随着迎接新市民工程的展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配套设施和公共资源的不足将日益突出,政府应加大这些配套设施和公共资源的建设进度,为农民工变成市民提供现实基础,让他们与其他市民享受到相同的国民待遇。

据《经济参考报》

北京奥运带给我们什么

奥运带来的变化太多太多。2800个亿投入,让古老北京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变清了,路变阔了,亚洲第一的空港,星罗棋布的地铁站,各具特色的奥运场馆,大面积立体式的绿化带;破败湮没的文物遗址重新出世,市民蜗居多年的大杂院易地重建;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西方前卫设计在北京拔地而起。古老的更古老,现代的更现代。

不经意间,京马少了,公共場所整洁了,人们习惯排队,公交车上有人让座了,口头语中“谢谢”“对不起”多起来,有人会用英语跟老外打招呼,衣着整齐,“膀爷”基本绝迹……“老北京”正在努力改掉一些不合时宜的老习惯、老风俗,正在学习和适应一些新礼仪。

再有,志愿者应运而生,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只手”参与社会服务与管理,逐步“让政府的归政府,让社团的归社团”。政府建立了发言人制度,信息变得透明,一旦发生与社会相关的事件,不论是好事坏事,也不论事情多大,都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从传统的“谣言止于智者”变为“谣言止于透明”。对意见,对挑剔,对不同声音不再敏感,开始学会“用事实说话”,“用诚意感动”。更让国人陌生的,奥运期间政府专门设立三个用于和平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场所,让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切实落到了实处。奥运会期间北京和其他协办城市出售国外出版的报纸刊物,等等。

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让北京市民和各国运动员直接受益,这些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延伸到“奥运经济”,更是有话要说。至于民众生活习惯的变化,政府治理方法的改进,执政理念的更新,等等,往往被忽视。其实,这些才是奥运带来的更为深刻的变化,而且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变化。例如,安全、环保、动物保护,对人的尊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落实,等等。这些共同的东西,笼统地说就是“普世价值”。我们常说“与国际接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普世价值接轨。温总理也说过:“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过去,论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往往只关注生产力的差距。其实,它当然也包括生产关系上的差距。北京奥运会,正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将中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从以往经验看,奥运会的举办,往往成为一个国家转型的节点。北京奥运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体育,其影响决不仅仅是北京,它将中国向前推进;向文明靠拢,向世界开放,向现代化转型! 尤泽勇

又是一个笑话

中国男足一直是一群笑话,本届奥运会上的惊人表现,更是惊天动地的笑话。球迷和偶尔对之瞥上一眼的非球迷,对之已没有什么稍稍好点的期待,只求一群笑话的他们,自己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过难看。死也就死了,只是别看上去很难看太难看十分难看。

男足还有一点让人感到可气复可笑,就是技不如人、斗志不如人、荣誉感不如人、自信不如人、勇猛不如人、风度不如人、精气神儿不如人也罢了,还爱满嘴跑火车,上至主席下至球员,吹起牛皮,海阔天空,无边没沿儿。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拉开战幕之前,面对拥有小罗、帕托等世界名将的桑巴军团,国奥队队长李学鹏又吹上了,侃道:拿出200%给我拼对手,做到让巴西队怕我们。(8月13日《京华时报》)

在中国代表团其他奥运项目连创佳绩的情况下,可笑复可叹的男足却早已

“脑死亡”。各类大赛上,屡战屡败屡死,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像最近有人在送给男足的一支歌里唱的,对于对手,“国足欢迎你,我家球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下,面孔改变结果不变,能输不能赢你”。不赢就是不赢,怕你就是怕你。逢韩不胜,那才是一种内心的怕。是真怕,不是假怕。是怕到底了,怕到家了。是寒到彻骨之怕,是黄叶迎冬风之怕。怕强者如畏虎,让男足踢得心态变形,动作变形,言语变形,人也变形。

踢球如打仗,强手只敬畏更强的对手,而不会害怕一触即溃之军,一战即败之敌。任何心理之怕都是有条件的,对手手下败将有什么好怕的?韩国队怕过谢亚龙吗?怕他什么呢?怕他领的队会输吗?好像没这回事吧。中国队怕别人,这些年,则是形成了传统。畏惧强队,这有一说,有时在弱队面前也是战战兢兢,如履

薄冰,打平人家都欢天喜地。还是那支歌的唱词奇妙,编得到位,什么样的球队,国足都欢迎你,“你开天辟地,再不济的实力,也能找信心”。对手在自己身上随时找到信心,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话说回来,一些强队,也有怕男足的时候。怕那些素质极差的球员的中国功夫,怕他们的粗野,怕他们耍愣头青,怕他们恐吓裁判。场上踢得正激烈,谁不怕超强的肘击啊。那不是闹着玩儿的,被击个鼻青脸肿只能算小菜一碟,当场倒地,抬下去回家养伤,不是没有可能。谁不怕功夫般的飞起一脚啊。踢断骨头事小,踢得不是地方,把整个人就给废了。

要让对手来害怕我们,这话听起来很强硬很强大很强大很强强,很像强人发出的强语,分辨一下,其实很豆腐。要让对手怕你,最要有一条是你的有强悍的实力。而男足最欠缺的一条,正是这实力。今语



漫画二时尚



模仿王方画

请尊重失败者的拒绝采访权

8月10日,北京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结束,中国14岁小将李玄旭获得第8名。笔者关注到,在赛后记者采访时,李玄旭满脸不情愿。而记者提出的问题都触及李玄旭的伤痛,如赛前教练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为什么今天的发挥不如昨天?对比赛安排在上午是否不适应?对水立方场馆的感受如何?甚至提出

李玄旭的新泳衣是否影响比赛成绩等。其实,胜利者固然值得祝贺、热捧,让胜利的喜悦与大家共享,但对失败者媒体不要采取施舍的姿态,而更应当学会尊重。首要尊重的是失败者是否接受采访的权利。记者在将话筒和镜头对准一个刚刚受伤的失败者之前,应先征求对方的意见,如果对方愿意接受采访,则

采访开始。如果对方流露出勉为其难的神色,则不再穷追不舍,放弃采访,更不应提出刺激对方令其难堪的问题。不是每一个失败者都是坚强的,失败者的善良与谦卑,甚至胆怯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尊重和抚慰。别碰失败者伤痛,既是对公众普遍价值观的认同,也是体现社会道德观的一种现代文明。 梁江涛

有多少赛事报道让人失望

奥运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它有着更为广阔的内涵。媒体在对奥运赛事进行报道时,会有理念上的追求。比如,我看到一些评论,就将重点放在了对胜利者拼搏精神的赞誉、对失败者的尊重、对过失者的理解方面。这些自然不错,但奥运会毕竟属于体育新闻,不管它承载了多少人类理想,其竞争与挑战的本质不会改变。空泛的理念表达替代不了精彩的赛事报道。况且,所谓“奥运精神”,其真谛似乎并不是“和谐、团结、宽容、理解”,而是“更高、更快、更强”。假如奥运会的唯一目的是体现体育领域中的和平友谊,那我们把全世界运动员邀请到北京来举办一次“世界运动员联谊大会”不就行了?何必还要在赛场上脸红脖子粗地一较高下?对于4年才有一次的全球顶级体育盛会,我更想看到有内涵的专业评说。

连续几天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我发现大多数主持人“解说”的是观众已经看到的。而且不知怎么,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好像比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更容易激动。除此之外,我听不到更多我想了解的幕后新闻和专业分析。最令我失望的是,见多识广的解说员,甚至不会站在运动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正在平衡木上表演高难度技巧的运动员,以为自己站上去就会掉下来。可不要忘了,参赛选手能够在成千上万的佼佼者中脱颖而出,一路闯进奥运会赛场,就说明他至少不至于让我们可爱的解说员紧张成那个程度。

在分析一个有实力的运动员失利或成绩不理想时——例如杜丽的首金旁落——我们解说员唯一能够说出的原因就是“紧张”、“压力”。这时候,他再次把杜丽想象成了他自己。如果我问他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多次荣获全国最佳电视主持人称号、并且每天都在向几亿观众做转播的解说员,你会不会仅仅因为“紧张”或“压力”而发挥不佳?如此的分析是多么简单肤浅。

如今,为了更好地提高报道和转播的水平,媒体也邀请了大量专业运动员和教练作为嘉宾参与,但效果暂时还不明显。作为嘉宾,不仅需要专业素养,更需要表达技巧,可能能够在媒体上明白晓畅、生动有趣地将专业竞技技巧表达出来的人,凤毛麟角。

说到底,中国媒体的专业化水平还不高,精彩的奥运会让这个软肋暴露无遗。那么传媒成为缺少一技之长、没有专门门道的行业,如果遇到重大事件,媒体人就只能硬硬张张和无节制地渲染一下自己平时没有机会表达的激情。

陈季冰